

看陪都商人
稀奇古怪的
生意经

陪都商人

罗泰琪◎著

惊心动魄的官商大战
诡异多变的生意手段
神秘莫测的市井人物
出乎意料的悬疑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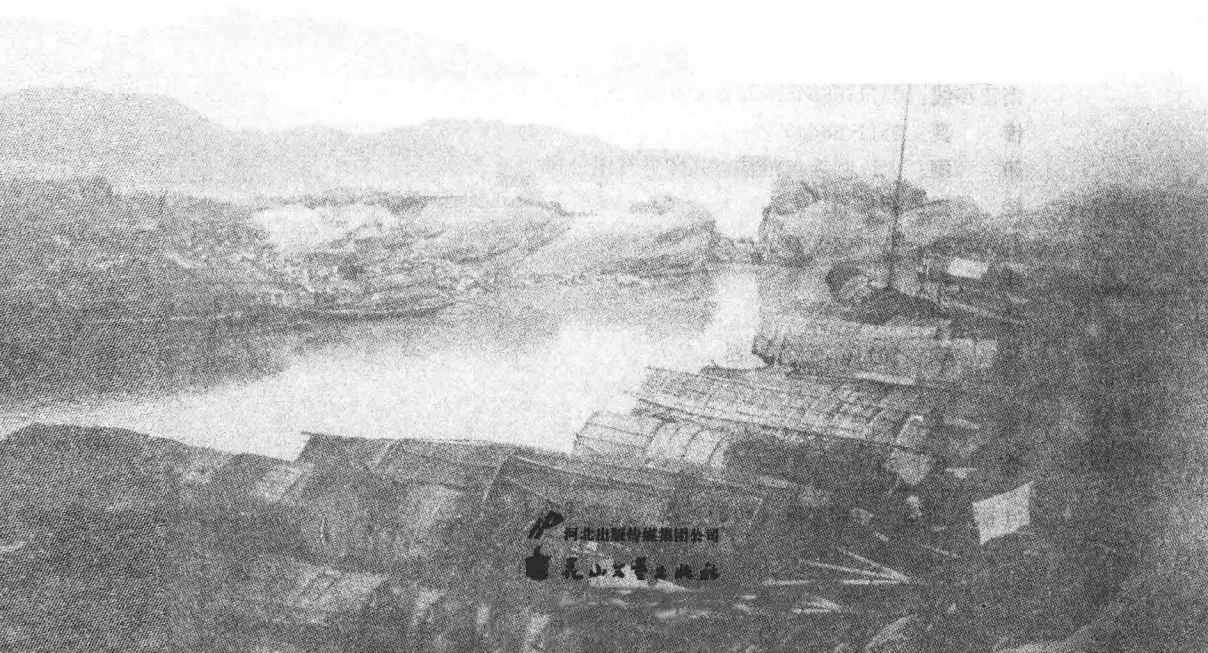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花山文艺出版社

陪都人

罗泰琪◎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陪都商人 / 罗泰琪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80755-777-7

I. 陪…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2547号

书 名: 陪都商人

著 者: 罗泰琪

策 划: 温廷华 张采鑫

责任编辑: 李 爽 张亚鹏

责任校对: 李 鸥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室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777-7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一、出口生意遇上大麻烦	1
二、他怎么成了南京高官	8
三、上海妹妹三角恋	17
四、公会紧急会议	24
五、逃婚	33
六、外国商人生意经	41
七、糊里糊涂进了宪兵司令部	47
八、得胜剧园少老板	54
九、你休想得到我的一根猪鬃	60
十、抢劫军备库	66
十一、第一次穿黄袍马褂	72
十二、千万不要卖黄家花园	83
十三、军统的秘密行动	90
十四、银行经理的鬼主意	96
十五、抽签定死活	104
十六、渝园舞厅	111
十七、袍哥的鸡毛火炭文书	117
十八、大轰炸下的官司	123
十九、侦缉大队看守所	130
二十、假夫妻闯关	136





二十一、瞒天过海收桐油	142
二十二、神秘菩萨	152
二十三、妓女风波	158
二十四、公会查账	166
二十五、解除婚约	174
二十六、家有内贼	180
二十七、渝隆旅社捉奸	185
二十八、英国路透社记者被驱逐	190
二十九、仙人跳	196
三十、连升三级	204
三十一、倒霉的中间商	210
三十二、老子们就是要做人情生意	215
三十三、禁止演出	220
三十四、茶馆怪客	227
三十五、奇袭指挥部	235
三十六、吊销营业许可证	239
三十七、优惠券的故事	246
三十八、报社停刊三天	252
三十九、撵走襄理	259
四十、解救英军	266
四十一、七千箱猪鬃的花招	270
四十二、停业	276
四十三、死字大旗	282
四十四、假青虎现形记	287
四十五、秘密抓捕	294
四十六、尾声：收回黄家花园	303

一 出口生意遇上大麻烦

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出门爬梯坎，阴天雾沉沉。

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口吃两江水，码头连万城。

这首民歌不知起于哪朝哪代，也不知是何方人士所为，更没见哪本书上有一丁半点记载，若要想寻它的踪迹，只能去重庆城大街小巷的茶肆酒馆里，去长江嘉陵江众多码头的囤船行船上，尖起耳朵听拉船的纤夫吼上句“好个重庆城”，听抬滑竿的轿夫接下句“山高路不平”，听茶馆的闲客吼帮腔：“出门爬梯坎啊阴天雾沉沉”，就晓得原来这只是老百姓嘴嘴相传的杰作。

重庆人唱着这首民歌过了唐宋元明清，过了辛亥革命，转眼到了民国二十六年的端午，男人头上的长辫子早已剪来轧碎和在泥巴里糊墙，九开八闭的老城门早已拆了修起大马路，但这首民歌还在唱，而且一点没变还是老腔老调，而且唱的人越来越多，除了三教九流，连最有名的黄家花园也时不时响起这首歌。

黄家花园位于重庆城外高高的浮图关上，占地三百亩，遍植奇花异草，嶙峋怪石，常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一泓碧水有红鱼嬉戏觅食，穿梭睡莲荷藕；数条花径引客人穿廊过榭，直趋楼台亭阁；登楼远眺，百丈悬崖之下，左长江右嘉陵相距仅千米，江风徐来，云遮雾绕，一关锁两江。

黄家花园的大少爷叫黄季渝，土生土长重庆人，喜欢唱这首民歌，出门做生意唱，回屋休息唱，大清早睁开眼睛也在唱。他妻子蒋巧儿早早地起了床，照例先带着管家巡视本院各处地方，然后集合用人安排一天的工作，该表扬该批评的话就在会上说，然后走出自家院子，在黄家花园近处的园林转一转，在薄薄的晨雾里，沐着清凉的晨风和初生的霞光，踏着一地露水，看晶莹的露珠在草叶上滚动、在花朵上闪光，听树枝上鸟儿的婉转低鸣。

回到家里，她见丈夫睁眉鼓眼躺在床上飙歌，便亲自给他打来洗脸水说：“不晓得一天高兴啥子？莫非捡到金子银子？”

黄季渝一个鹌子翻身爬起来，走到洗脸架边，弯起腰杆哗哗捧水洗脸，抬起头





来一脸水长流。他闭着眼睛说：“我这回不是捡金子银子，怕是挖到一座金山了！”

蒋巧儿嘻嘻笑说：“做梦吧。梦是反的，挖金山怕是亏大本。”

黄季渝忙用双手抹掉脸上的水，睁开眼睛说：“呸呸！大清早说霉话！”

蒋巧儿忙挤眉眨眼说：“说错了重说过。梦到挖金山发大财！发大财！老公，这总该对了嘛。”

黄季渝嘿嘿笑，接过洗脸帕揩脸，边揩边说：“堂客家不晓得不要乱说。我这回组织了一万担猪鬃去上海，20天前发的货，担心死了！长江的水发得这么大，浪翻水涌的，生怕过不了三峡、出不了夔门。还好！还好！昨天报平安的电报来了，人货安全到了上海。哈哈！我这回是稳赚了！”

蒋巧儿年纪轻轻的二十来岁，由于才生过一个儿子有些发胖，又由于顿顿都吃发奶的猪蹄炖花生，一对乳房耸起多高，衣衫胸口处老是有两块湿漉漉的地方。蒋巧儿的腰杆屁股虽说大了一圈，但她有这么高，怕是在一米六以上吧，所以并没有显得矮胖，再加上人家一个月前就开始忌嘴，肥肉是不得吃的，蹄花汤是不得喝的，不管婆子妈黑起张脸，嘴巴念起茧也固执己见；再加上人家会收拾打扮，没有说当了带儿婆就花脸花嘴不讲卫生，而是穿得抻抻抖抖的，一件藕色的滚了青色宽边的裤子，一件葱白洋布衫，袖口也是滚了青色宽边的，梳一个牡丹头，缠一条洋纱巾，插一根银簪子，手腕上是一对白银镯子；再加上人家那张两头小中间大的脸，晃眼看起来很一般，细细看了才晓得，是出了名的青果脸啊！

蒋巧儿见丈夫洗好脸，忙接过洗脸帕，说：“是说不得，前些天你进进出出黑起张脸，下人们躲你像躲瘟疫。你说的生意是不是出口英国的猪鬃？”

黄季渝嘿嘿笑说：“就是这事嘛。昨天的电报是周掌柜从上海打来的，说是猪鬃已安全抵达上海，他正在联系英国的代理商。哎！一块石头落了地！”

蒋巧儿认识周掌柜，周成趣，一位多年在黄家做事的大胡子老头，便边伺候丈夫穿衣服边笑眯了说：“周掌柜在上海就放心了！你不晓得，我见你好几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着急！好着急！周掌柜是随船去上海的吗？”

黄季渝说：“这回我是押上了全家的老本，还向美丰银行贷了款，非打败陈清明不可。周掌柜你知道，素来看不上陈清明的人品，决定在告老还乡之前最后帮我一次，亲自押船去上海。有他老人家出马我原本该高枕无忧，可一想起陈清明狰狞的面孔就睡不着。他也组织了一大批猪鬃运到上海搞外销。他这是存心和我作对，存心要打倒我们黄家！老冤家啊老冤家！”

重庆城做山货生意的有上百家，其中实力最雄厚的有四大家，人称渝城四雄，那就是黄、陈、林、孙四家。明朝末年，张献忠带领人马杀进重庆城，和明朝的官兵打了个一塌糊涂，打得几百条街化为废墟只剩杨柳街；打得十万人死的死逃的逃只剩几千人；打得田园荒芜，百里之地渺无人烟。七年后，吴三桂收取的是一座奄奄一息的重庆城。后来，清廷派四川总督李国英驻节重庆，才开始



湖广填四川，重建重庆城。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到二百年后的咸丰年间，在成千上万的湖广人和重庆本地人的辛勤努力下，重庆城慢慢兴旺起来，成为五湖四海人杂居之地。当时有一首民谣说：“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四川。”

在这次重建过程中，明朝大将军黄明雄、告老回渝的天官陈式、孙成义、兵部侍郎林德已，凭借自家的实力广建道路街巷、码头船舶、商铺民居，重新开启航运业、钱庄业、百货业、山货业、饮食业、制造业，成为复兴重庆的领头人。

从清朝咸丰年间到而今过去了八十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渝城四雄的家业传到了年轻一辈手里。黄家是黄季渝。陈家是陈清明。林家是林焕然。孙家是孙启亮。这四人三十来岁，英姿飒爽，风流倜傥，人称渝城四少。林焕然前些年留学去了美国。孙启亮经常跑外地。常年在重庆的黄季渝和陈清明成了冤家，一个钉子一个眼，谁也不让谁。

蒋巧儿晓得这盘棋，便说：“怕他做哪样？他背后不就是站了个日本人吗？日本人以前耀武扬威转上天，现在成了蔫茄子。未必不是这样？去年几个日本人坐船到重庆，说是准备去成都开领事馆。要是换在往些年，怕是夹道欢迎笑嘻嘻了。哪晓得这回变了，老百姓反对他们建领馆，白天黑夜开会游行闹麻了，还成立起这个会那个会说是抗日救国。陈清明未必是聋子瞎子不晓得？”

黄季渝说：“他当然晓得。他这回也是在拼命。日本驻重庆领事槽谷连二，还有陈清明的老搭档大阪三郎，怕是给他出钱出主意支持他和我斗，想在这一次猪鬃大战中了结我们两家几十年的恩怨。我不怕他。他们整了我家几十年也没整垮，反而把我家的越整越强大。我这回要借抗日救国这个东风打垮陈清明！打垮大阪三郎！”

黄季渝是黄家大少爷，今年30岁，穿一件蓝缎子长衫，上面罩了件青洋缎马褂，足蹬一双皮鞋，长得高高大大的，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虎虎有威，很有点先人黄大将军的味道。

黄季渝是天生的大喉咙，说句好听的话也像是在吵架。他的朋友罗云层罗二爷、唐巴山唐大爷不晓得劝过他好多回，说是30岁的人火气大，莫吃红参黄芪当心流鼻血。他哈哈笑说：“老哥子，我就吃当归补血嘛！”三人哈哈笑。其实，黄季渝的大喉咙不是因为吃了红参黄芪，而是因为从小练拳习武身体好中气足。他们黄家的家教很严。他爸爸黄老爷从小给他规定了每日的必修课：白天学经文，早晚练功夫。他16岁考取重庆联中，预备用功三年考北京大学。黄老爷泼他一桶冷水，停了他的学，喊他跟着二掌柜出去收山货，理由是黄家有祖训：子孙皆经商。

黄季渝从16岁开始在自家的山货行百货行学生意，当过收山货的外买，做过百货铺的徒弟，25岁就成了爸爸生意上的得力助手，小事处理得一清二楚，不要爸爸担心，大事也能插几句嘴，说得爸爸点脑袋。到了30岁，黄季渝就不是当爸



爸的助手了，而是当上了黄家山货行百货行的少老板。他爸爸嘴巴上说不放心把生意交给他，但暗地里却睁只眼闭只眼任随马儿跑，自己跷起脚泡在茶馆里喝茶吹牛。黄季渝遇到难事跑来问他。他装着二百钱数不清，给他个一问三不知，说：“爸爸是跷脚老板不管事。你娃高兴咋整就咋整！”黄季渝领了圣旨就当起大老板，大事小事他说了就作数，把黄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顺顺当当。

黄季渝洗脸漱口完毕，早立在门边的红丫头便笑嘻嘻说：“大少爷、大少奶奶请吃早饭。”早饭摆在外间客厅圆桌上，从寝室出去，绕过长长的走廊，再绕过长着开满蝴蝶般红花的三角梅的天井就是。黄家花园很大。黄老爷、黄老太住一处院子，黄季渝三兄弟一人住一处。除黄老爷住的院子特别大之外，其他每处院子有两口天井、二十来间房，外带一个后花园。各房都配有多少不等的用人。黄季渝因为结了婚有了儿子，自然要特殊一些，配有奶妈和抱孩子的小丫头，还自己开伙配有一红一白两个厨师、一个墩子工兼打杂；还因为黄季渝经管着黄家的山货行和百货行，虽说黄老爷并没有宣布甩手不干，但所有的生意，除了剧园，事实上已经是黄季渝在管，所以为了外出方便，还为他配了一辆黄包车和一个车夫。这些待遇，黄家二少爷和三少爷是没有的，不过呢他们并不稀罕，原因是二少爷在重庆大学读书，平日里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回来，而三少爷呢还没有结婚，管的事呢也只有一个剧园。

别看黄家富甲重庆，却并不像民国初年那些大发横财的暴发户，仍旧过着自家三百年来始终如一的勤俭日子。早上起来，把昨晚吃剩的饭菜加水煮一大锅，有菜有饭，有盐有味，叫做烫饭。下饭菜呢，简单，泡菜坛里抓几块萝卜切成块，抓几根仔姜撕成丝，千万不能用刀切，在萝卜块和仔姜丝上面淋点油辣子海椒，在泡坛里摸几个盐蛋一煮，再抓两把花生米在油锅里一酥，趁热在面上撒几颗盐，就成了四样菜，一点也不费事。舀上一碗烫饭，就着四样下饭菜，吃得你胃口大开，满头大汗，头都不抬就整完了，还伸起手喊再来一碗，不把肚皮吃得滚圆不放筷子。

黄季渝吃完饭正准备出门，渝城四少之一的孙启亮来了。孙启亮是四人中最年长的一个，今年36岁，重庆孙记山货行老板，长得英俊魁梧，仪表堂堂，天庭饱满，轮廓分明，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穿一身浆洗得笔挺的蓝布长衫，足蹬一双皮鞋，手里拿着一顶咖啡色呢质礼帽。

重庆说是火炉，那是指农历六七月份的事，现在才端午，不少人还在穿夹衣，但孙启亮因为走急了热得满头大汗，进门一边用手指头刮额上的汗水一边说：“季渝兄，扇子扇子。这个鬼天气说热就热嘛！”

孙启亮是个菩萨心肠，遇到穷人来买东西，往往连买带送多给人家好多。遇到收购中间商的货时，把称称得低低的，九两多也算一斤。他爸爸骂他是败家子，他嘿嘿笑说：“三贫三富不到老。哪个都有造孽那天。”家里人都说他不是做



生意的料，哪晓得买家卖家都喜欢往他这里钻，成全他把生意做得火红。他爸爸笑眯眯说：“既然如此，我就把生意交给你算了。”他却不愿意接爸爸的生意，一天捧本书看，气得他爸爸跺脚。黄季渝晓得孙启亮胸怀大志，悄悄跟孙爸爸说：“你这点生意他没看上眼，他要经营天下！”孙爸爸惊叫：“龟儿子莫非想当皇帝啊？”大家哈哈笑。

孙启亮急匆匆赶来是说一件大事。他接过蒋巧儿的扇子边扇边急促地说：“季渝，你的麻烦来了！大麻烦来了！”

黄季渝和他关系特别好，说话就爱高一句矮一句开玩笑。他说：“启亮兄，大清早装神弄鬼吓哪个？吃饭没有？喊厨子给你下碗面。”

蒋巧儿和孙启亮也熟，说：“要不要煎个荷包蛋？”

孙启亮哗哗摇扇子，大声武气说：“哪个还有心情装怪？季渝兄，你的货到上海没有？”

黄季渝说：“你说的这事啊，放心放心，已经安全到了。”

孙启亮说：“到了就麻烦了！要是在路上还有救！到了就麻烦了！”

黄季渝见他抹起一张脸不像开玩笑，便忙收起笑脸说：“啥意思？为啥到了就麻烦了？”

蒋巧儿给孙启亮泡了一杯茶端给他说：“孙老板，你快说啊！啥麻烦？莫非……”

孙启亮接过茶碗，微微揭起茶盖，用茶盖轻刮浮叶，又鼓起腮帮子吹热气，然后抬起头说：“我刚接到上海电报，说是上海的人心相当混乱，都说日本人要打上海了；还说日本军舰多次出现在吴淞港外面；还说英美领事馆已通知他们的商人早作防备日军进攻的准备，还说……”

黄季渝听了大吃一惊，双目睁得牛眼睛大，急忙打断他的话说：“周掌柜昨天的电报没说这事啊！你的消息可不可靠？”

蒋巧儿也惊得脸青面黑，突然一下站起来，手里正织着的毛衣掉在了地上。

孙启亮边吹气边喝了两口茶说：“哪个不可靠呢？跟你们说个秘密，我这些年上海跑生意结识了不少朋友，有报社记者、大学教授，消息灵通得很。就是他们给我来电报的。我一直关心全国的局势，知道日本人随时有侵犯我国的可能，所以判断他们说的有依据。季渝兄，你一定得听！日本人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没有善罢甘休，第二年即侵犯上海。消息传到重庆，广大民众义愤填膺，坚决不依，罢工罢市罢课，集会游行全国通电，成立中国义勇军四川赴难队，坚决要求上前线打日寇，强烈要求收回重庆王家沱日本租界。日本驻渝领事清野长太郎吓得脸青面黑睡不着觉，只好带着领馆人员和侨民逃离重庆。哪晓得第二年风头过了，日本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解散重庆反日团体，要求重返重庆王家沱，竟如愿以偿。接下来这几年，日本人一直蠢蠢欲动，不是挑衅华北就是扬威东南，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黄季渝听了焦急地说：“启亮兄，日本人究竟要做哪样？未必他敢进攻上海。”

孙启亮说：“我看大意不得。看上海朋友的意思，很多机构都在准备撤离上海。日本跟我们中国作对不是一天两天了，从来没有放弃侵吞中国的野心！这回怕硬是要打上海。要是中日在上海打起来，我估计啊，中国肯定会血战到底，日本肯定会大开杀戒。我们要动员全市军民支援上海！坚决打退日寇侵略！”

黄季渝焦急地站起身说：“哪个办？哪个办？我的货刚到上海就遇到打仗，要是日本人封锁了吴淞港，英国人能把货运出去吗？英国人要是运不出去还会要我的货吗？英国人不要我的货哪个还敢要我的货呢？仗要是打起来枪炮不长眼，一颗炸弹落下来我的货不就完了吗？”

蒋巧儿皱眉皱眼说：“还有呢，日本人要是占领了上海，我们的货不同样完了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孙老板，你在上海人熟地熟，要帮帮我们啊！”

孙启亮说：“这没有话说。有帮得到忙的地方肯定帮忙。季渝兄，你准备哪个办？”

黄季渝黑起一张脸在客厅踱来踱去打主意，想了想说：“我马上去上海！”

孙启亮想了想说：“你亲自去处理也好。我介绍一个上海朋友给你，叫梁永，是上海的一位棉纱老板，有一定的社会力量，并且极富同情心，肯帮助人。我给你写封信带上。他一定会帮你。季渝，你一定要小心。猪鬃是一种准军事物资，如果战端一开，肯定成为俏货。你一定不能把猪鬃卖给敌人。为了保卫国家，我们都得做好牺牲的准备。”

黄季渝比孙启亮小六岁，又十分佩服他的才能见识，从读中学起就爱听他的，他说做得就做，他说做不得就不做。为此，学生时代的渝城四少里，林焕然和陈清明常背着笑他是孙启亮的跟屁虫。他晓得了跑去找到他们说：“你们说我？你陈清明不是紧跟林焕然？你林焕然不是紧跟高鼻子洋人？”高鼻子洋人是一位常和林家打交道的英国商人。林焕然和陈清明无话可说，但对黄季渝和孙启亮有了更深的隔阂。四人无形中分成了两派。

后来他们长大了，接手父辈生意了，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还是两派。黄季渝是老实渝商。陈清明是精灵渝商。孙启亮是开明渝商。林焕然是半洋半土渝商。所以林焕然瞧不起孙启亮。孙启亮瞧不起陈清明。陈清明瞧不起黄季渝。黄季渝不以为然嘿嘿笑说：“我自己瞧得起自己就行了。”被人瞧不起的人容易引来别人同情。孙启亮就特别支持黄季渝。

所以，黄季渝听了直点头说：“孙兄放心，大敌当前，匹夫有责，我绝不会只图赚钱而出卖良心。”

蒋巧儿在一旁干着急，眉宇间皱起川字。她想，照他们这么说，莫非可以牺牲猪鬃？那怎么可以？那是黄家多年积蓄的资产啊！于是款款一笑说：“孙老板，黄家这批货可损失不得！季渝现在还不是当家人，一切还是爸爸说了算数。季渝，你动身之前问问爸爸啊！”



黄季渝长叹一声，无话可说。蒋巧儿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知道丈夫这次孤注一掷的行为是瞒着爸爸的，便不动声色地将了丈夫一军，如果他硬要不顾一切作牺牲，她便可以打出爸爸这张王牌来反对。这心思对于出身富商家庭的蒋巧儿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孙启亮何其聪明，自然听出了她的话外之音，忙说：“弟妹之言有道理。你们一家人好好商量，想一个既把生意做好又不助敌的好办法。弟妹思想灵光多给季渝出主意。季渝兄，还有件事忘了说。你晓不晓得，林洋人回重庆来了。”

黄季渝惊异地问：“林焕然回来了？前次不是说他还在美国念博士吗？啥时回来的？”

蒋巧儿忙转移话题说：“林博士回重庆了啊？季渝，哪天你请人家来黄家花园玩啊，好想听他摆摆美国的事。孙老板，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黄季渝说：“那是自然的。启亮兄，林焕然回来做哪样？”

孙启亮说：“那天在街上偶然碰见他，一身西装革履，梳个光生生的大包头，怕是苍蝇都站不稳。你猜他怎么叫我：密斯特孙。我哈哈笑说：贵州骡子学马叫。”

黄季渝和蒋巧儿哈哈笑。

孙启亮接着说：“他这才改口跟我说重庆话。他说他刚从陈清明公馆出来，要和陈清明合伙做一笔大买卖。他又说他马上要到南京政府赴任，是他的美国博导推荐的。他说说着说着又变了腔调，又是歪语又是南腔北调，惹得过路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看。你们看，他出国五六年还是这副德性！”

黄季渝忙说：“他要去南京做啥官？他要和陈清明做啥大买卖？”

孙启亮摇头说：“鬼晓得！哼！我看他这是提虚劲。不过呢，他这个时候回来一定和中日矛盾有关，而且下车伊始就和陈清明打得火热，我们得认真对待啊！”

黄季渝笑说：“启亮兄，林焕然一回来，就亮出南京政府官员的身份找陈清明，怕是有鬼名堂！你分析他们要做哪样？”

孙启亮说：“这很难说。不过大凡沾上一个官字，便和民商分道扬镳的多。他怕是想拉陈清明上他的船。我这人素来不与官商打交道。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能奈我何？”

黄季渝说：“陈清明一贯和我们踩左踩右不合拍，现在又加上个政府官员的林焕然，怕不是各自为政这么简单啰，得小心一点啊！”

孙启亮说：“小心没错，也不必怕他们。陈清明的鬼把戏我们看得多了。林焕然吃了几年洋面包又戴上一顶乌纱帽倒是不可小觑。季渝，我们当务之急还是做好手里的事。你去上海处理猪鬃，我在重庆应对事变。多事之秋，多多保重！”



二 他怎么成了南京高官

重庆城因两江相夹，又因建在山上，所以街道的修建便随山随水而了无章程，与平原城市相比，既没有中轴也不分东南西北，只讲上下左右。如若你初来乍到寻道问路，人家会告诉你：下坡往右拐，再上坡往左拐就到了。清朝时候，出通远门往下走，半坡上有一处水池，种着大片莲花。文人学士常来此踏青聚友，取名莲花池。现在而今，时过境迁，水池莲花是看不见了，都建了房舍，只留个莲花池的街名。

莲花池有个名人叫陈清明，但说起陈清明三字，左邻右舍多数人不晓得，但说起那个吃不完穿不完、耀武扬威的陈胖子呢，七嘴八舌都说晓得，怎么不晓得呢？还故意笑嘻嘻地问：龟儿陈胖子还没有死？又自问自答：祸害活千年！惹得大家哈哈笑。

陈清明30岁，长得胖乎乎的像胖罗汉，一个大脑袋像是矗在肩膀上看不见颈子，头上戴的平顶青缎瓜皮帽因而显得特别小，两只眼睛倒是又黑又圆，只因脸上的肉多成了眯眯眼。

他的公馆在重庆城西边的莲花池，出门往上走是七星岗，往下走呢就是都邮街。早些年，他出门的那个阵仗才叫大。一顶轿子四个轿夫，再加上前面一个人开路、后面一个人压阵。前面轿夫喊“天上亮堂堂”，后面轿夫答“路人躲一旁”。开路的人大声吆喝：“借光！借光！”压阵的人在后面惊叫唤：“好狗不挡道！”四周群众边让路边跺脚边吐口水。

陈清明小时候不爱读书，被爸爸硬押到学堂念《三字经》，就给你乱念：“人之初，性本善，先生教我捉黄鳝……”遇到先生上厕所，就飞跑出去爬皂角树；如若先生打他手板，板子还没落下来就杀猪一样叫唤，不晓得先生有好恶！这样一来，人家一本《三字经》念完了，念《大学》《中庸》了，他还混在刚发毛的学生堆里念“人之初”，等他念完《三字经》，人家已开笔作文了。先生不敢打他就骂他笨蛋。他不服气，悄悄在书本上写：先生笨蛋。

陈爸爸一天忙生意忙得起火，见先生拿着“先生笨蛋”来告状才晓得儿子有

好乖，回家就把娃儿的屁股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也不管他杀猪一般号叫，打完了骂完了，还不准他吃饭，关在柴房饿一顿。事情过了，陈爸爸又心痛儿子了，抱着儿子心疼宝贝喊，还依着他不上“笨蛋先生”的学了，转到城里的高等小学重读一年级，跟那些比他矮一个头的同学混。过了些年，陈清明长得人高马大的了，才从小学毕业。爸爸要他读初级中学。他打死都不肯，说要学做生意。爸爸打不赢他说不赢他只好依他。

他先在爸爸的山货行跑二排，跟在师傅屁股后面端茶递水，捡几句做生意的行话。说来也怪，不到一年，人家拿半湿半干的羊皮混在干羊皮里来充数，他三摸两摸就查出来了。师傅说他鬼聪明。爸爸说聪明鬼。他又到爸爸的百货行跑二排，还是跟在师傅屁股后面递烟递火。过了大半年，师傅考他，喊他独自去批发商那里进货，也不说进啥子货，只说进俏货。他前脚走，师傅后脚就跟上。批发商店里有几百种货物。他问掌柜哪种货好卖。掌柜笑了说：“没有卖不出去的货，只有卖不来货的人。”他就不问了，也不东挑西挑，也不抠脑袋，随口就要了几万块钱的货。师傅躲在背后没开腔。第二天，这批货码上柜台好卖得很。

陈爸爸高兴了，朝他屁股就是一巴掌打去，喜眉笑眼地说：“龟儿子！乌龟有肉在肚子里，硬是看不出来啊！是做生意的货！从今天起，山货百货都交给你了！老子跷起脚杆喝茶！”

陈清明当了陈家老板，把百货山货做得一片红火。

他做了几年生意，学会了吃喝玩乐，身体开始横向发展。他像是长了两个胃，一日三餐之外，上午十点、下午四点要加餐，半夜三更还要下碗面吃了才上床。吃得多要是往上面长呢还好办，可偏偏横起长，一不小心腰围超过裤长。有一次他去裁缝店做裤子。裁缝师傅给他量了尺寸作了记录，可第二天动剪刀裁布时犯了糊涂，怎么会是裤长二尺三、腰围三尺二呢？肯定记错了，就改成裤长三尺二、腰围二尺三。陈清明来取裤子，裤子长到胸膛上去了，笑死一屋人。

就是这样一副身材，别人看起胀眼睛，陈清明习惯了并不觉得难为情，到舞厅跳舞，搂着老相好吴三小姐挺身过去想亲嘴，可嘴没亲到西瓜肚先到，把人家顶得连连后退，退到舞池外边去了。一舞池的人哈哈笑。

前不久，陈清明见黄季渝大量收购猪鬃，就跟他对抢。黄季渝收100担。他收200担；黄季渝一担出150元，他一担出160元；黄季渝找美丰银行借钱；他找聚兴诚银行借钱；黄季渝没办法了，他还有办法，有日本商人大阪三郎帮忙。现在，他和黄季渝都把各自的大批猪鬃运到了上海，正在联系销往国外。他的打算就是不计成本也要整垮黄季渝，逼他走上绝路，乖乖地把黄家花园卖给他。

陈清明的想法倒是好，本应该喜眉笑脸，可一想到眼前的事情，就是运到上海搞外贸的猪鬃生意，心里就苦得像苦瓜。货已经在一个月前发出去了，押船的又是在陈家做了几十年的赵老伯，除了上一周接到赵老伯发来的“货平安到沪”





五字电报外，七天过去了，居然没有收到只言片语，不晓得那边安不安全，也不晓得自己的大批猪鬃堆在上海仓库里怎么办，只晓得这笔生意要是打倒了就得倾家荡产，因为他为了彻底打败黄季淦，破天荒组织了一万担猪鬃到上海做外贸，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现金，还用家传的青龙白虎兵符作抵押，向聚兴诚银行借了一大笔钱。陈清明想到这些心里像猫儿抓，屋里的凳子又像是长了钉子实在坐不住，便甩手出了陈公馆。

陈公馆离最热闹的都邮街不远，坐黄包车也就是十分钟的事。他坐上自家的黄包车，一溜烟来到都邮街上的电报局，给远在上海的赵老伯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要他马上回电说明情况。从电报局出来，陈清明坐着黄包车满街闲逛打望，不晓得到哪儿去好。他的山货行在下半城的陕西路，百货行在上半城的大梁子。他没有心思去看生意，想了想，想到吴三小姐，便叫车夫去打铜街，吴三小姐服务的渝园舞厅在那里，一路下去过会仙桥、小十字就是。

舞厅是个新玩意，传到重庆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整个重庆城怕也只有两三家，都开在都邮街周围一圈。舞厅的客人多是外国人和本地有钱的少爷，舞女多是上海、武汉来的，也有个别本地人，而多数重庆人思想保守，还在穿长衫马褂戴瓜皮帽，拉黄包车抬滑竿的下力人还在缠头帕，自然不会光顾，就是顺道从渝园舞厅经过，见大门口站着双手后背、穿马甲扎领结的男服务生，见穿旗袍、浓妆艳抹的舞女晃来晃去，听到里面传来“洋魔头”吹奏的绵绵之音，也只是觉得神秘兮兮，既没有胆量又舍不得花钱进去，就在门边上你挤我、我挤你，伸长脖子睁大眼睛看稀奇发癡言。

陈清明是这儿的常客，和舞厅老板许大成是朋友，因而舞厅的大堂经理到男服务生到小姐，没有不认识他陈大爷的；因而就有了特权，进门可以大摇大摆直接进去，没人拦他，不用像一般客人得先买票，当然并不是免票，出门之前结账；因而看中哪个小姐，可以立马带她出去吃饭玩耍，不必等到人家下班之后，也不用考虑舞厅的生意会不会被带走。

陈清明刚从自家的黄包车跨下来，还在给车夫吩咐事情，舞厅大堂经理王升眼尖瞥见了，忙迈着小碎步笑嘻嘻地跑过来扶住他的胳膊说：“我说陈老板要来嘛，吴三还不相信，跟我打赌吃夜宵。这下对了，陈老板，今晚我们就好好敲她一棒，到‘老四川’喝牛肉汤，又不胡嘴又养人保证巴实。”

进得舞厅，只见五彩缤纷的舞台上，七八个小姐在台上踩着轻音乐随意扭来扭去，舞台下面的圆形舞池里，有几对男女正翩翩起舞，舞池四周灯光暗淡处坐着几对搂搂抱抱的男女。

王经理快步走在前面，对着台上脆生生的一声喊：“吴三——快下来接客啊！”

台上的吴三小姐笑咪咪地举起丰腴圆润的右臂跟陈清明打招呼，边摇手边跑下来，一件墨绿色绣花旗袍罩着的丰乳随步颤动，一张瓜子脸灿如朝霞。

重庆城出去往南百里处有个镇子叫石界。石界有个大地主姓吴。吴三就是这屋的三小姐。七年前，吴三小姐16岁，鬼使神差，竟和家里长工睡觉。吴老爷气得鬼火冒，指使人悄悄勒死长工，把女儿锁在屋里不准离家半步。吴三小姐是假妹崽脾气，看起来漂漂亮亮秀秀气气，犟脾气发了妈老汉都不认。她一气之下溜出吴家大院进了重庆城。

她先在城里较场口一个姐妹处借住，吃人家穿人家，后来实在不好意思便随了这个姐妹做起暗娼。过了几年，吴三小姐大了几岁，越发长得好看，脾气也磨圆了不少，接人待物是八面玲珑，再加之出身大户人家，大小姐的涵养气质在那里摆着，便被娱乐界的朋友评为重庆小姐，红透重庆城。即便如此，吴三小姐还是晓得做这一行的规矩，不找个靠山是混不下去的，便经人介绍，找到渝园舞厅老板许大成，做了他的小情人，又在他的舞厅做事，做他的摇钱树。至于陈清明，因为是后来者，虽说年纪比许大成年轻，家财比许大成丰厚，情感比许大成细腻，吴三小姐也不会翻院墙做他的人，只是尽心对他好而已，因为做她们这一行的，除了从良嫁人之外，要想平平安安吃这碗饭，没有社会强人罩着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而这正是许大成唯一比得过陈清明的地方，他是袍哥大爷。

陈清明拉着吴三小姐的手嘿嘿笑说：“吴三，今天要罚你。”

吴三依偎过去靠着陈清明肩头，仰头嘻嘻笑说：“凭啥啊？人家想你觉都睡不着。你说过几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个多月。我要罚你才对啊。”

陈清明哈哈笑，说：“我问你，你和王经理打的啥子赌？”

吴三一声惊叫，坐直身子，嘟着小嘴说：“好呀！我说你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要罚我，原来是有人嘴巴长啊！陈老板，那是人家想你想昏了说的反话嘛，难道听不出来？今天我好好陪你，包你满意好不好？”

陈清明凑过头去跟她咬耳朵说：“乖乖！亲我一个！”

吴三亲了他一下。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陈清明也不晓得抱了好久，更不晓得王经理贼眉贼眼地在旁边盯了好久，反正是无意中瞟了一眼就看见王经理立在黑暗中像个鬼，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忙放开手坐直身子，吭吭咳了两声。王经理忙点头哈腰细声细气说：“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许老板有急事找你。我说你忙。许老板非要我来请你去他办公室。”

许大成50岁，干瘦一个小老头，蓄着长胡子，两只眼睛圆溜溜的精神得很。他是重庆仁字社袍哥坐堂大爷。仁字社是重庆袍哥组织中的第一大堂口，在川东各县设有七个分社，很有些势力。许大成与陈清明的爸爸是多年的好朋友，又是陈清明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最近运往上海准备卖到国外的猪鬃生意就有他的股份。他见陈清明进来忙起身连连拱手，声音洪亮地说：“打搅陈老板的美事，得罪！得罪！实在是事情紧迫，火烧眉毛。”

许大成待陈清明坐下后说：“我刚刚从家里赶来。上海那批货麻烦了！麻





烦了！”

陈清明顿时皱了眉头，说：“啥子麻烦？莫非这么快就打起来了？”

许大成说：“你莫急听我摆嘛。我上海的朋友今天给我来了封长电报，说是上海的空气紧张昏了，到处都是军队在调动，出海的船只都得到不安全的警告，还说日本的军舰在公海上游来游去，海关对出口生意卡得比平常紧了很多，外国商人也暂停了代理出口业务在观望……”

这正是陈清明所担心，便大声打断他的话说：“这是为哪样啊？平白无故怎么会浪翻水涌起来！你朋友说是啥原因没有？”

许大成咕咕喝了一大口茶，茶水顺嘴流下来湿了一片衣服。他抹抹嘴说：“听说日本人要开仗了！不然哪个会有这么大的阵仗呢？朋友说了，有货在上海的赶紧出手。我这朋友是杜月笙府上的管事。我每个月给他五百大洋。他决不会瞎说，他还说杜老板也准备去香港。陈老板，你看我们那批猪鬃……”

许大成是袍哥大爷，具体事情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只要把管事五爷喊来吩咐几句，他自然会跟各方打响片，事情就成了，但说到做猪鬃生意，那是堂子外面的事情，有点趟浑水的意思，自然不熟，自然还得仰仗陈清明，再着急也是干着急没用。所以，许大成说了打听来的消息后并没有下结论，而是笑嘻嘻地征求陈清明的意见。

陈清明做生意邀许大成搭一股，是借钟馗吓鬼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并不是差他那点本钱，也晓得他是生意上的黄棒，所以便当仁不让地说：“既然如此，我就跑一趟上海，估计赵老伯慌得手忙脚乱搁不平了。你许大爷把心放稳当就是。”

许大成笑眉笑眼说：“有你陈大老板出马我还有啥子不放心的？你哪天上船？我跟你摆三碗钱行。”

陈清明笑嘻嘻地和他聊了一会儿，但内心咚咚打鼓慌得不得了，便借口有事告辞回家。他一进屋就显出着急的原样，不是嫌丫头端来的茶烫嘴，叭的一声摔了茶碗，就是人奇怪屋基，说这个鬼天气咋个还没入伏就热得咬人，为啥不煮绿豆稀饭。他碗一推，才吃两口就不吃了，要不是陈老太太把他恨了又恨，怕是硬要演一出大闹天宫才收场。

陈太太晓得他这个臭脾气就不开腔，怄气话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当没听见，等他晚上肚子饿昏了才来收拾他，给他端来一大碗绿豆稀饭，配上一碟凉拌苦瓜、一碟葱花炒鸡蛋，一边看他狼吞虎咽，一边轻言细语说：“绿豆苦瓜清火多吃点，免得火大伤身流鼻血。都三十的人了咋个火气还是这么大哟？红眉毛绿眼睛的，原来是要吃饭啊。”

陈清明仰起头，包着一嘴饭菜嘿嘿笑。

去年春节前后，重庆城下了二十多年没有过的大雪，有人就觉得要出事。果不其然，先是重庆市长张必果在任上突然病死，只当了十个月的市长，接着是成